

詩語背後

我的羅湖故事(下)

◆ 木木

香江之緣，起始於羅湖，豐富於羅湖，收官於羅湖。然而，我與羅湖的緣分還不止於此，它不但成就了我的香港故事，也開啟了我的深圳故事。

深圳迎賓館位於東門老街，亦稱老東門，是鼎鼎大名的深圳墟所在地。深圳墟作為深圳城市發展的原點，最早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1688年編印的《新安縣誌》。

每逢歷史轉折時期，人口集中的城鎮特別是流動頻繁的墟市往往成為當地社會變革的基地。老東門有兩棟古色古香的小樓，一為思月書院，一為鴻安酒店。

我於去年春節前夕，羅湖區拍攝新年宣傳片《流金歲月，煙火羅湖》，其中有一句台詞：「當我和許多人擦肩而過，有些人會變成朋友，有些人則變成了知己。」

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舞台。

由於住在迎賓館，不需要做家務，我幾乎每天下班後都會到東門老街走上一圈，感受浸潤其間的市井氣息。

「羅」是古越人對山的稱呼，「湖」一般指陸地圍着的大片水塘。據說特區成立初期，炸掉羅湖山填平羅湖，獲得了最初的建設用地。

我就就此向梧桐山風景區管委會的劉永金教授請教，他也認為這個解釋更合邏輯。劉教授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傳統知識分子，大學畢業就來管委會工作，一輩子研究梧桐山，目前正牽頭編撰《梧桐山誌》。



◆ 羅湖東門老街。

作者供圖

一的梧桐天池，古籍上既然有「深不可測」之說，就不可能是山頂上那片乾涸的小水塘，根據有關描述，結合地形勢分析，原址應當在山腰的恩上水庫一帶。

羅湖的墟市和山水卓爾不群，古村落同樣極具代表性。除了前面講到的羅湖有史以來第一大村黃貝嶺，還有以「中國首個萬元戶村」聞名的漁民村，被譽為「圳水源頭並蒂蓮」的蓮塘村，以及深港兩地共用村名的羅芳村等。

2024年春節前夕，羅湖區拍攝新年宣傳片《流金歲月，煙火羅湖》，其中有一句台詞：「當我和許多人擦肩而過，有些人會變成朋友，有些人則變成了知己。」

梧桐花開，十里雲煙十里錦，好漢坡前千峰聳峙百嶼變波，不負嶺南勝概；羅湖形勝，半城山水半城樓，老東門外一水蜿蜒雙蓮並蒂，終成時代傳奇。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歐陽子的小說

1970年代，除嗜白先勇的小說外，還有什麼作家值得一看的？當然，那是指當代的現代主義小說。

「歐陽子！」當有人問我這問題時，我便毫不猶豫地說。「歐陽子」是1969年出版的，後來的《秋葉》，是1971年版。《秋葉》有多篇曾予修改，與《長頭髮的女孩》版不同。

當年拿起歐陽子的小說，主要是先看了她評論白先勇的論文集《王謝堂前的燕子》，喜愛不已；於是再看她的小說，遂也喜愛不已。

喜愛的主因，是她的心理描寫。高全之在《由幾個形構學觀點論歐陽子》中下結論：「歐陽子《秋葉》集在結構上屬於戲劇小說，在題材上屬於心理小說，在企圖上關心人際關係。」

這個論點是對的。白先勇也說：「歐陽子的小說有兩種中國小說傳統罕有的特質，一種是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之控制，一種是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

又如《最後一節課》。這篇小說，我記得當年看了，十分震撼，還在報上的專欄評論過；可惜沒剪報的習慣，那篇文章尋不到了。

了，十分震撼，還在報上的專欄評論過；可惜沒剪報的習慣，那篇文章尋不到了。圖書館也找不到那份報紙。據說，《最後一節課》是作者最喜愛的短篇精品。它寫一位中學教師由於受過精神創傷而引發的一場歇斯底里大發作。

歐陽子的小說，其震撼力是那麼的強大，最後的高潮撼人心弦。



◆ 值得一看的心理小說。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得上床想掀被·三分顏色上大紅



小姐，我見你睇咁可憐，先畀你上床喇，估唔到你，「得上床掀被」，離咗咁啱！天寒地凍，畀我上床唔畀你畀我，你怪咁使喇！



你睇我，大紅到十足十；你睇佢，大紅得三分到，「三分顏色上大紅」，唔係幾配做「大紅花」嗎！



今時今日係可以通過駁枝嚟將你「變種」！所以唔淨係你睇隻大紅嘅「大紅花」嘞！



馬來西亞的硬幣和鈔票上都印有其國花「大紅花」的圖案。

《粵語講呢啲》得上床想掀被·三分顏色上大紅

小時候，筆者常聽到母親說以下兩句話：得上床想掀被；得分顏色上大紅坊間也有人這樣說：得上床掀被畀/得上床掀被畀三分顏色上大紅

對於「得上床想掀被」，不少人誤寫作「得上床想牽被」。「牽」、「掀」二字音同。「牽」指拉、挽引，如：「牽手」、「順手牽羊」。「掀」指舉起、揭開、打開，如：「掀窗簾」、「掀開鍋蓋」。

舊時民生困苦，不少家境不好的人會投靠一些條件較好的親戚。作為暫住的客人，睡時多找個角落席地而睡。作為主人家，尤其天寒地凍，多會召喚他們同床。平情而論，這個「得上床」的待遇對客人來說已是不可多得，不能再要求什麼的了；可有些人並不知情識趣，還欲揭開主人的被子來蓋上，這不就是過了火嗎？

上述客人的做法無疑是：得一想二；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指已得到一點利益，卻又希望能得到更多。比喻貪得無厭，最後卻可能適得其反。示例1：話說有兩個古惑仔A同B約埋去「做世界」

（做買賣），講明「五五」分賬，得手後A提出改做「六四」，原因係B齋「睇水」（把風），落手嘅唔係佢。B條氣當然唔順，不過就有反到面，心諗仲有下次合作。

上得床想掀被，最後畀人踢落地。「三分」指少許或不足夠；「上」指去、到；「大紅」指很紅的顏色。「三分顏色上大紅」就是指只得少許顏色以為去到大紅顏色的水平。

《金瓶梅》中有載：漢子在屋裏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鬧起染房來了！據此，後人就這樣說：得了三分顏色就要開染房；三分顏色開染坊與「三分顏色上大紅」、「登鼻子上臉」（已經允許對方登上鼻子，而他還要到臉的更上面去）意近。

話說回來，馬來西亞的國花是「大紅花」。「大紅花」的紅色代表勇敢、強大的生命力以及快速的繁衍能力，象徵了馬來西亞國家與國民生生不息地茁壯成長。五個花瓣代表馬來西亞的「國家原則」——信奉奉上蒼、忠於君國、維護憲法、尊崇法治、培養德行。

來鴻

◆ 胡賽標

虎豹塔

嵯峨峭拔的虎豹塔，是故鄉又一個文化符號。參照香港「虎豹別墅」虎塔設計的虎豹塔，塔高七層，形為八卦式，大理石琉璃葫蘆頂建築，矗立在中川古村落遙迤的虎形山腰，興建於2006年的春天。

此刻，我站在第七層寬敞的塔廳內。幽邃的氛圍反襯着白牆上二十一孔「天燈佛光」。我驚訝。我震撼。內心衝突的萬縷情思，使我的心虔誠地「跪」了下來。

縱橫交錯的叉道，密密集集的屋簷，迷宮一樣的土樓。中川村創造了不可思議的「中川文化現象」，即僅不足3,000人的小村莊，近現代湧現出被我國清代、民國、共和國六位最高元首分別接見的「中川名人」——錫礦大王胡子春、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抗戰華僑記者胡守愚、藝術大師胡一川、外交家胡成放、鋼琴家胡友義、新聞女王胡仙等，享有「中國第一僑村」之譽。

那天，一位來自湖南的遊客參觀了虎豹別墅，胡氏家廟，聆聽了九級半的典故、雞內腹的故事後，他噙着淚花，哽咽着吐露心聲：「我是替先父來看看文虎先生的故里的。當年，我父親在香港走投無路，是永安堂接收了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今天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會有胡文虎。」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遍布東南亞和全國各大城市的永安堂藥行，成了飄泊異域的故鄉人、中國人舉目無親時的溫暖家園與精神慰藉。而30多種星系報麾下聚集了戴望舒、郁達夫等一大批知名編輯記者。「雨巷詩人」戴望舒曾說：「我們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作家是沒有在《星洲》裏寫過文章的。」

是，郭沫若、茅盾、艾青、郁達夫、徐遲、卞之琳、樓適夷、沈從文等都曾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專欄作家或撰稿人。胡文虎與他們的故事，也是

肯定存在的，可惜大多湮滅於歷史長河中。

「民國四大才女」蕭紅，在孤獨困頓中遇見《星島日報》，何其有幸！蕭紅來香港前，就在《星島日報》刊載了大量作品。1940年1月來香港後，潛心創作她的代表作《呼蘭河傳》。戴望舒便從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開始連載《呼蘭河傳》。

胡文虎先生「重親不唯親」的理念，使他卓然迥異於晉商的「重鄉不重親」和徽商的「重親不重鄉」的儒商文化。可是我們有多少人能夠進入文虎先生的精神境界，傾聽到他靈魂的獨唱呢？

故鄉四年「花學堂」的私塾生活，給癡迷古典小說的少年胡文虎烙上了傳統文化的深深印記。儒家的仁，佛家的慈，墨家的愛，道家的術，客家的識，都化成滋養他思想的血液。那天，胡文虎偶然看見《星洲日報》排字工胡賜峨的女兒，11歲的胡玉香在永安堂包裝萬金油，便撫着她的頭說：「小孩子應該去唸書！」

胡玉香被父親送回中川村上學，胡文虎還把捐給新加坡小學生的書籍送了一隻給她。這隻印有老虎的書籍成為胡玉香一生最珍貴而溫馨的回憶。抗戰爆發，從印尼考入燕京大學因北上受阻轉讀暨南大學的胡秀登，父親去世而免費食宿在上海永安堂。胡文虎知道後，給予學費，並動情地叮囑經理胡桂庚：「中川姑娘能出來讀書的很少，一定要好好關顧呀！」

胡文虎先生是一部讀不完的奇書。他生命的鮮活不在於報業王國的龐大，萬金油世界的神話；而在於縷縷人性的溫情與人格崇高的魅力。時光沒有淡忘它的記憶，時間會見證他的高度與奧秘。崔巍屹立的虎豹塔是文虎靈魂的符號，學會感恩，學會解讀吧！

詩詞偶拾 寫給仲夏（組詩） 夏風吹過鳳凰湖 仲夏的風，吹綠一湖 仲夏的風，吹綠一湖 仲夏的風，吹綠一湖...